



您翻开这本书，  
就选择了人生从这里经过……

钟飙 编绘

您翻开这本书，  
就选择了人生从这里经过……

# 海市蜃楼

钟飙 编绘

# “事事无碍”和钟飙的

我认识钟飙至少已有九年了。九年前我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当代艺术展，邀请钟飙参展。他是十位参展艺术家中唯一的一位画家。其他人像徐冰、黄永砗、宋冬、李占洋等人都是搞装置、影像和雕塑的。初次见到钟飙的画，感觉确实画如其人。倒不是因为画中的人物形象不论男女，都像钟飙那么精致优雅，而是觉得他的画中世界就是他本人的思维状态。奇想但不流于荒诞、幻觉却不违现实、陆离而不怪力乱神。感觉他的画在诚恳地说自己的话，好像很时尚，多半是都市题材的原因。但是在油画界一比较，其实并不时尚，时尚都是在那里故作姿态。

翌年，我到四川美术学院做兼职工作，每去重庆必有机会和钟飙相聚。我去川美的最初两年，钟飙被任命为美术馆馆长和科研处处长。他做得风生水起，非常投入。学院美术馆突然升级为重庆美术馆，是他奔波的结果，他向我侃侃而谈美术馆的未来和设想。他那执著劲儿，让我看到了画面之外的钟飙，做人和做事一丝不苟的钟飙。我期待钟飙再现惊奇。哪知忽然一日，他提出辞呈，彻底回归画室。钟飙的“一起一落”给我感觉很突然，但转而变为惊诧。因为他从辞职到退居画室做得那么潇洒和不留痕迹。进退如此自如而且不失居，让我很佩服，自愧不如。我想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钟飙其实并不把结果看得很重要，他关注的是自己做这件事在因缘中所处的位置，如果因缘已尽，自然毫不犹豫地离开。第二，这是一种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正确”规范的思维。比如，通常人们会想到进退和做官与事业发展有什么关系。但是，钟飙做这件事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他看做人生经历。所以，辞职没有任何抱怨或者人事纠葛掺杂其中，反而干净超然。这也很像他的画。多年来，我注意到钟飙从不臧否人物。相反，他总是很哲学化地看待周边的人和事。或许，我们谁都可以这样理智地做几次，但是很难融入日常之中。但是，钟飙可以。所以，钟飙的生活显得既有计划，也很随意，有时可以连续挑灯夜战地画画，有时闲坐喝茶聊天，有时兴致所至，开几百人的巨型派对。

# 《海市蜃楼》

高名潞

其实，无论是作画，赋诗或者为人处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哲学。有了哲学观，就知道怎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艺术。所以，中国古代有“画学”之说，就是关于画的学问。古人认为这个学问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关。现代人走的路和看的信息可能比古人多，但是思考的含金量如何则是个问题。钟飙谈他的画，总离不开谈身边世界。他的画画的就是身边世界。画里的人也有他自己的替身，以及他的女朋友或者妻子。但是，钟飙看世界，不信真实，或者说他不相信直观真实。他要寻找和表现表象背后的真实。这个真实就是机缘和因果。

这似乎有点堕入玄学的危险。当代人对科学技术已经崇拜至极，特别是自从有了电脑以来。所以，时尚的现代人对任何古典的东西都预先打了防疫针，视之为瘟疫，避之而不及。所以，我觉得电影《阿凡达》很了不起，他把现代科技视为人的欲望工具。这很像法兰克福理论家阿多诺关于工具理性的看法，现代人用科技把“人之初、性本恶”的占有欲望武装起来，到处摧毁自然和人性中真正宝贵的东西。《阿凡达》用现代的虚拟数码科技颠覆了使用科技的现代人自己，最终部落的玄学和神灵成为胜利者。更让我佩服的是导演能够用影射的艺术形式深刻批判美国人自己的霸权主义和科技至上的迷信。钟飙的画没有那么对抗，也没有那样暴力。他看这个世界可能更为中性。钟飙叫自在，“人活着本应是自在的，但受到自身的局限和环境的影响却变得不易，自在反而成了追求的目标。其实‘自在’就是自己在那里呆着，不管周围的环境怎样变化，不管是所谓上流社会，还是喧嚣的菜市场。”

华严宗把最高境界称之为“事事无碍”。“无碍”就是没有绝对矛盾和对立的意思。所谓真实就是互动关联和“相即相入”的契合形式，它是万物圆融共存的宇宙关系。整体是一，所谓“一切即一，皆同无性；一即一切，因

果历然。力用相收，卷舒自在，名一乘圆教。”这个命题所表述的不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或者观念和形象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和“多”，即万事万物之间的无碍关系的概括。“事事无碍”生发出极多，极多生发出错位、疏离、即入、反合等各种关系。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现象界不过是假象，都是由这些真实的悖论关系在支配着。

所以，艺术和诗的最大优长就是最能接近虚拟。所谓的赋、比、兴和隐喻等都是虚拟的手段。所以，虚拟是艺术捕捉机缘和因果的最佳途径。钟飙没有选择数码和影像，他喜欢手绘。但同样可以表达虚拟。这虚拟是意念的方式，但并不等同于写意风格或者抽象表现。虚拟是重建关系，而不是非理性发泄。虚拟是寻找无表情的表情，无目的的目的，无故事的故事，无历史的历史和无逻辑的逻辑。所以，虚拟就是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是神灵的居所，还是自然物理关系的成像？科学的答案肯定是后者。但是为何此时此人遇到此成像，而彼时彼人则无成像？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钟飙用了一个“随波逐流”去解释机缘，“闻道方能随波，明术才可逐流”。所以，随波逐流是境界，是需要修炼的。“随波逐流”给了钟飙一种自由和自在，在绘画作品中去构建他的“海市蜃楼”。他试图让都市和自然、富有和无家可归者、广厦与废墟都在海市蜃楼的图景中切入互转。他最近的《海市蜃楼》系列，确实更加畅达开张了。

钟飙的“随波逐流”让我想到目前西方批评界在描述当代艺术的时候最爱用的一个概念，叫“free floating”，即自由浮游、自由漂移的意思，瞬间、支离、碎片的视觉冲击无所不在。这是说，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观念范式去判断和解读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全球化和都市化的艺术景观了，特别是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市场机制已经把艺术世界以及它的价值系统全部潜在地

掌控起来，社会、美学和文化价值都被罩上了一层面纱，纯然判断似乎终结和失效。艺术就像他所处的世界，也成了扑朔迷离的海市蜃楼。难道，真是这样吗？我们真的无能力解读了吗？为什么不换个角度呢？为什么不妨想想“事事无碍”呢？而非得要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呢？所谓“事事”的本质不都是某种特定的关系吗？

如果我们看到了事物的某种“相即相入”的契合，某种“不是之是”的错位，某种“一切即一”的极多变化，我们自然会得到灵感启示。注意，是启示，而不是答案。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松弛，学会能够丢掉什么，丢掉那个我们始终渴望获得的某种教条。那种对一个现象的本质，对一幅作品的固定意义非得要穷其本质的“合理”解释。其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太执迷于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知识规范，我们乐于受到它的规范。如果我们能够安然地不带任何教条地去看世界和艺术，那么或许会得到一种天真的欢悦和体悟。那时候，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也都可能发出一个类似两千年前就曾有的醒世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想钟飙的海市蜃楼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一声感叹。

2010年3月27日

# 目录

|                  |   |
|------------------|---|
| “事事无碍”和钟飙的《海市蜃楼》 | 1 |
|------------------|---|

|      |   |
|------|---|
| 一、过客 | 1 |
|------|---|

|      |    |
|------|----|
| 二、显形 | 67 |
|------|----|

|        |     |
|--------|-----|
| 三、回到未来 | 127 |
|--------|-----|

|          |     |
|----------|-----|
| 从1968年出发 | 160 |
|----------|-----|

|      |     |
|------|-----|
| 图版说明 | 178 |
|------|-----|



# 过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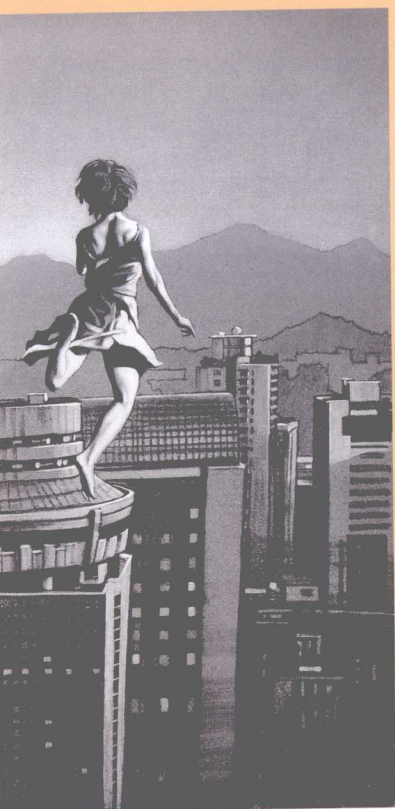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您来到此处，就选择了人生从这里经过。

当千年交汇到2010年，转身拂袖，见潮流汹涌，时代巨变；沿着《歌唱祖国》的词曲，我们真的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柏林墙倒塌，世界体四海一家；地震海啸，山崩地陷，风暴、“9·11”，无奇不有，互联网刷新了世界的机缘，移动通信颠覆人间沟通；克隆羊惊天出世，山寨版暗渡陈仓；从色情笑话的隔靴搔痒，到情色男女的落落大方，人性就是方向；全球变暖北冰洋开始融化，低碳生活大势所趋；潘多拉星球生物间的神交演绎自然界内在和谐，人类书写着时间简史……我们，作为肉身，注定终生在经度和纬度中移动，并不时进入先人到过的空间位置，穿越当下，闻鸡起舞，把咖啡留给渴望，送走夕阳来到每一个时代的晚上。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种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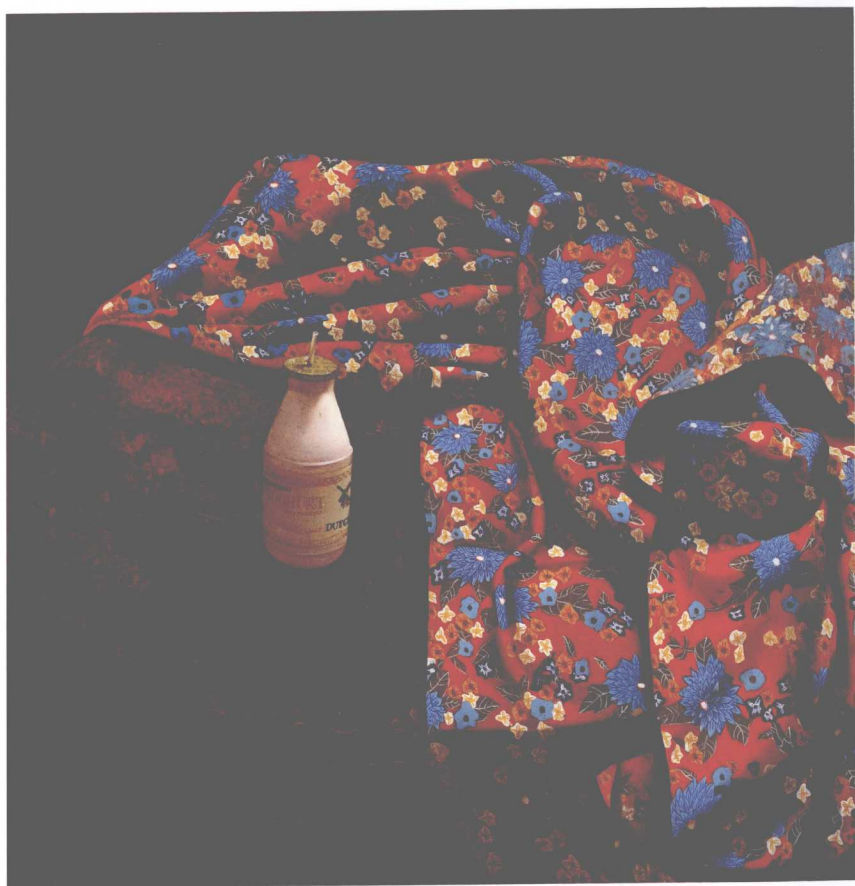
您来到此处，就选择了人生从这里经过。



50  
五十年  
中国巨变



# 活性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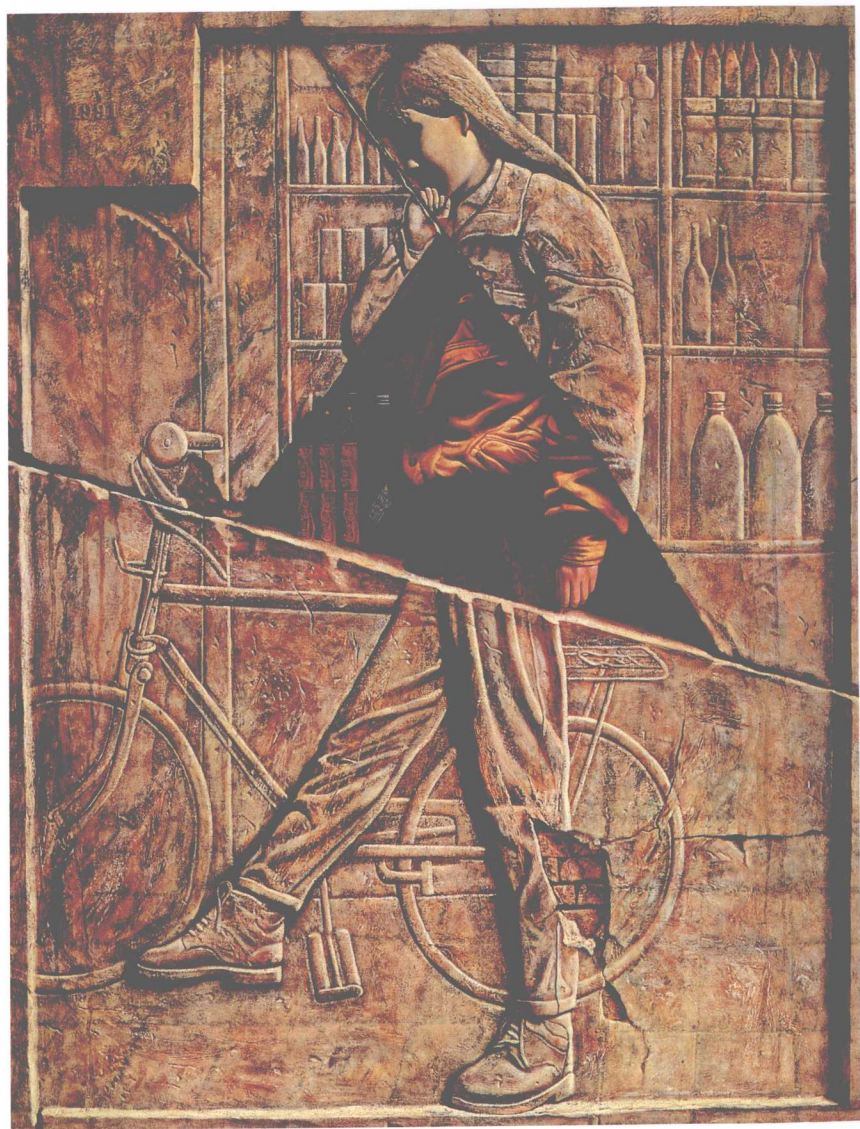


都市过客与永乐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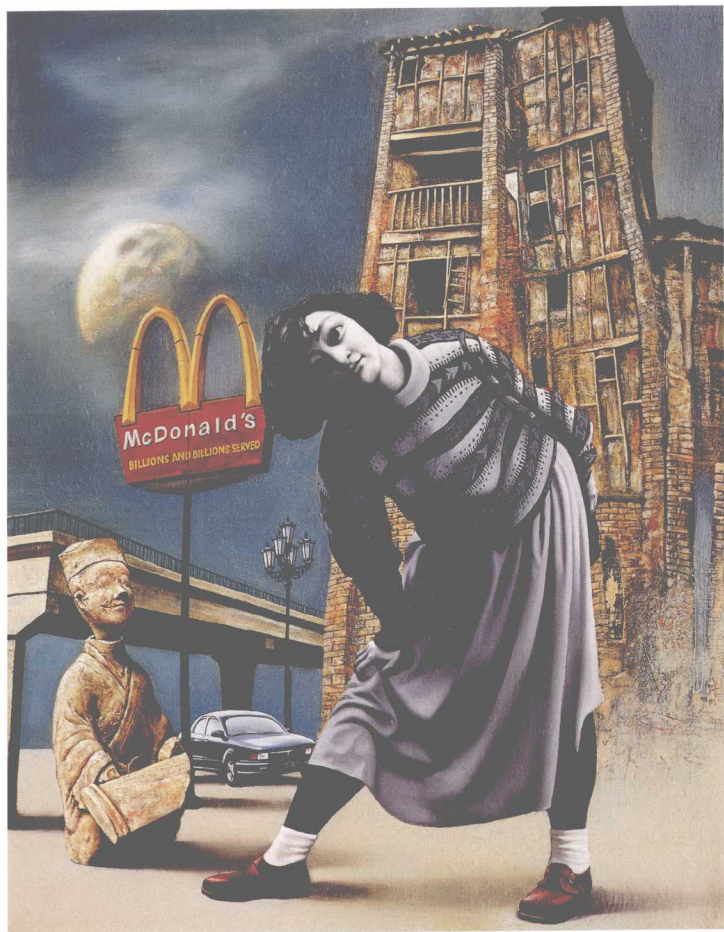


都市过客与乾陵

# 都市过客与昭陵



# 归去来兮



# 伴随心跳舞蹈

